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4.009

谭谈文本中“景观”研究

牛金霞

(湖南科技大学 矿山文学研究中心, 湖南 湘潭 411100)

摘要: 谭谈是矿山文学的代表性作家,“现实主义”是进入其文本“景观”的特殊路标。他的小说不仅呈现了具有特色的时代景观,忠实记录了时代景观的历史变迁,还表现出对时代精神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呼应。其近作散文集《奔跑的山寨》,通过独特的文化景观,记录了新时代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谭谈在不同文本中塑造的文化景观,不仅是个人写作倾向的表现,也是其塑造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

关键词: 谭谈; 景观; 现实主义; 矿山文学; 《奔跑的山寨》;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4-0073-07

Research on the Landscape in Tan Tan's Texts

NIU Jinxia

(Research Center of Mining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100, China)

Abstract: Tan Tan i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Mining Literature, with “realism” serving as a special marker for entering the “landscape” of his texts. His novels not only present a distinctive era landscape but also faithfully recor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at landscape, while demonstrating a high degre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and active response to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His recent collection of essays, *The Running Fortress*, through a unique cultural landscape, documents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occurring in the rural socie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he cultural landscapes shaped by Tan Tan in different texts are not only a manifestation of his personal writing preferenc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shaping his identity.

Keywords: Tan Tan; landscape; realism; Mining Literature; *The Running Fortress*; identity

景观、人类、历史始终处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网络中,不同文本中所呈现的景观,承载着不同时代文化和历史的相关信息。作为物质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桥梁,景观不仅忠实记录了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而且也保留了该进程中人类活动的基本印记。通过解析文本中景观的文化象征意义,

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作品在文化传承中被赋予的角色和意义。本文研究对象谭谈,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名誉副主席,其作品基于现实主义的指导原则,敢于直面真实的人性与生活。其主要作品《风雨山中路》《山野情》等,曾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反响,他书写矿山的文

收稿日期: 2024-03-31

基金项目: 湖南科技大学矿山文学研究中心项目“谭谈文本中的‘景观’研究”(HKD202402)

作者简介: 牛金霞,女,陕西榆林人,湖南科技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作品更是成为读者的精神食粮。作为矿山文学领域的一名代表作家,其作品不仅表现出矿山文学的基本特质,还展现了中国矿业的历史进程。在不同创作时期,谭谈通过构建不同的文学景观,揭示了时代文化变迁的象征性含义。细究他的作品,不难发现,无论是塑造时代典型的文化景观,还是描述文化景观的历史变迁,他始终选用一种与主流话语保持紧密联系的叙事策略,其作品与主流话语系统之间的连接是非常紧密的。

一、“现实主义”:进入“景观”的特殊路标

自1965年凭借短篇小说《听到故事之前》踏足文坛,谭谈的创作历程已长达60年。在漫长的创作历程中,他不仅凭借《风雨山中路》和《山野情》赢得了首届乌金奖的荣誉,还凭借长篇自传体文学《人生路弯弯》获第四届青年读物优秀读书奖,之后又以中篇小说《山雾散春》《你留下一支什么歌》再获乌金奖。2022年,谭谈新创作的散文集《奔跑的山寨》出版,这意味着他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在漫长的创作历程中,“现实主义”始终是谭谈文本中的鲜明路标。

在《风雨山中路》开篇处,谭谈便巧妙地设置了这样的“路标”。借此“路标”,谭谈不仅揭示了矿山文学的基本属性,还在时间坐标下标注了当时文化的潜在特质。小说对于岳峰这一艺术形象出场前的铺垫,显示出矿山文学的基本底色;在其正式出场时,小说通过详细刻画其身体上的“伤痕”,揭示矿山工人生活的艰辛,强调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这一伤疤来源于矿山,在煤尘与鲜血的交融中,其最终融入肌肤成为一种永久性印记——“额角上,还留有两块墨玉般的伤疤。这是煤矿工人特有的标志。在底层深处的夺煤战场负伤以后,煤尘嵌进伤口,和鲜血结为一体,很难洗净。当伤口愈合以后,这煤尘就永远留在肉里了,从此落下一块墨绿色的疤来。这是他多年征战煤海的生活记录。”^[13]这墨绿色的疤痕,不仅成为煤矿工人的身体标记物,更成为其坚韧与奉献精神品质的象征,同时也成为了矿山文学基本景观的有机部分。在景观之外,文本对时间背景的强调,即文中提到的“四届人大的精神”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巧妙地将

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结合起来:“四届人大的精神,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他的心里烧了一把火。”^[14]这一把火,不仅在主人公岳峰的心中燃烧,照亮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也以一种象征性的意味,展示了矿山工人群体的精神面貌和集体意志。同时,这火焰在展示那个时期社会文化动态的同时,也显示出社会文化深层次结构的变迁意味。

社会历史背景方面,谭谈不仅巧妙地添加了故事的时空坐标,更将小说的主要情节与1975年第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紧密相连。文本中提及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和工业发展方向,在报告中有详细的说明。报告中明确提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将于1975年胜利完成,工业发展的方向是“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2123],其最终目标是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和“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124-25]。不管是报告中所提到的在优秀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还是对建设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展望,这些内容都被谭谈融入自己的文本之中。这不仅帮助设立了小说主要的故事情节,还隐含着文本写作的基本目标。报告中所提到的“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理想蓝图,也成为小说坚定不移的文学想象。所以,虽然小说文本的结局算不上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作为一个时代的尾声,它也可以看作是新时代的序幕。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英雄的意志并不会被挫折,这也成为作者谭谈在文本结局处所发出的坚定有力的呐喊。对于正义和道德的自信,贯穿在整个文本中。《风雨山中路》以细腻的笔触所塑造的矿山工人的生动形象和勾勒出的复杂纷繁的人际关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矿山工人生命意志的窗口。读者可以借此观察“矿山”这一具有典型物质气质和独特精神文化的复杂生态是如何运转的,以及当其在无规则的状态下运转时,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整体来看,作者的构思,回应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工业发展策略及方向,并借助小说这一形式与之展开了深刻的对话。

在《风雨山中路》中,文本与时代标志性文

件进行的“对话”，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情节，而是作者一种有意识的写作策略。它是创作者对时代声音的有意识共鸣，也是其刻意选择的叙事视角。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矿山文学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机会，进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催生出谭谈等诸多优秀的矿山文学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深刻反映了矿工的生活与工作实况，多角度表现了他们丰富的思想情感，赋予了传统矿山文学更为丰富的叙事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法。

谭谈文本选用的叙事策略，紧扣时代脉络，展示了他对矿山生活的深刻认识和时局变幻的敏锐洞察。他通过塑造典型的工人形象，深入探索矿山文学的艺术空间，围绕着矿山工人的内心挣扎和所面临的职业挑战，生动具体地描绘出中国工业的艰难发展历程。其对笔下人物形象的刻画，有意识地强调了“精神性”这一因素。正如谭谈在自己的访谈录中所言，其作品无论是何种题材，不管是何种人物形象、性格还是精神风貌，读者都能从中看到矿山遗留的痕迹——“但无论什么题材的作品，读者从中都能找到煤矿的影子，都能找到与煤矿相关的人物，都能感受到我在煤矿养成的性格和精神面貌”^{[3]198}。

现如今，大量的矿山文学作品已为全面解读矿山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些作品不仅证明了矿山文学这一文学样式的存在，还展现了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一些研究者也逐渐意识到矿山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将它纳入文学研究的关注视野。这些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呈现了矿山文学的丰富面向。正如有研究者所概述的那样，它关系到“煤矿工人的生产劳动、生存环境、风土人情、伦理道德、情感认同、群体规范、精神信仰和文化特征，以及煤矿承载着的社会历史变迁及时代情感和症候，等等”^{[3]9}。可见，矿山文学能衍生出的文学话题是如此的丰富。谭谈所选用的叙事“面向”，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印记。他通过对某一历史时段的深刻叙述，以时间为主要切入点，深刻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段文化的内涵，其创作本身也凸显出反映这一时期文化内涵的意义。

观察谭谈在《风雨山中路》所使用的创作手法，我们能够发现，他精心选取的描述矿山文化的进入视角与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及的工业发展培育

方向之间的契合，让他的文本在响应时代文化语境的“号召”层面，对时代精神作了更为精准的回应。这种回应不仅显示出矿山文学与那时期工业文化在内容层面上的匹配性，更深刻反映出谭谈对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以及其文本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把握。

纵观谭谈的创作历程能够发现，他一直在通过作品不断调整文本与时代间的对应关系。从《山道弯弯》中刻画出“金竹”这样一个具有时代精神和人格魅力的典型人物形象，到《风雨山中路》中通过工人干部的典型形象进入对矿山精神的隐性说明，再到《大山的倾诉》中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扶贫工作的细节，一直到他近期作品《奔跑的山寨》中通过散文的形式记录自己旅居的体验，他不仅细腻描绘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风景、人文、地貌、民俗风情，还通过构建不同时代的文化景观，为审视当代文化的特质与基本风貌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不断调整、变化的创作路径，展现的正是谭谈对时代脉动的敏锐感知以及其文化探索背后创作技艺的不断更新。

二、“奔跑的山寨”：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

通过深入分析谭谈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通过对《风雨山中路》的细致解读，能清晰发现，“现实主义”精神在他笔下有着鲜明体现。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提供的叙事框架中，“时间”成为串联谭谈文本的重要纽带。基于“现实主义”叙事方式，谭谈在不同文本中所勾勒出的时代文化特质，与他在文本中所描绘的景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在谭谈的文本世界中，不同景观的呈现，也展示了他在不同历史时段不同的身份选择。

在2022年出版的散文集《奔跑的山寨》中，谭谈所展示的文化景观，凸显了他作为社会发展的见证者和旁观者对新时代的省察。该书以湖南省龙山县的发展变迁为叙事背景，展示了中国扶贫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并深入剖析了其意义。他在文本中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在“一片由崇山峻岭组成的县域”，那些仍然生活在山洞中的人们的艰难生活：“山的四周，全是悬崖峭壁。上山的路，有如挂在山崖上的梯子，牛爬不上去，

而山上耕田、犁地需要牛啊!村民只好从山下把刚刚出生的牛犊,用竹筐背上山去。牛,就一生都无法下山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着这里的发展。”^{[4]269}这样的描述,不仅展现出龙山县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表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面临的艰辛和困难。

20多年后,谭谈重访龙山县,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了这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作品中清楚表明,在党和政府调动的各方力量的支持与帮助下,龙山县顺利实现了脱贫,广大群众走向了富裕生活。他以“奔跑的山寨”这样一个带有隐喻意味的文化景观对龙山进行了新的描绘:

“龙山方圆上百里的崇山峻岭间,往日的一个一个贫困山村,如今,有如一匹匹骏马,正在共和国致富的大道上,带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奋力奔跑!”^{[4]273}这段表述不仅显示出“时间”在他的叙事中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叙事要素如何架构出事件演进的脉络,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时代的描述所携带的鲜明的政治色彩。

在谭谈这部记录日常生活和旅居体验的散文集中,不同篇章都或显或隐地对政治要素进行了强调。他描绘了国家宏观策略如何有效促进了落后地区的物质和文化建设。如曹家村老年活动中心的建设、伏口中学的发展、花山岭的新屋建设等,都是乡村振兴的显著例证。此外,他还记录了娄底湖区生态环境整治、青山里农民工创业培训中心暨文艺广场的建设、乡村公路的铺设和乡村志愿活动“十送乡村”活动的开展等等场景。在他笔下,这些都是国家政策改善民众生活的鲜活证明。

在谭谈笔下,不管是对旅居生活的记录、对“家园”形象的塑造,还是对个人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的沉思,都透露出他对时代进步的欣慰与赞赏。他对“历史”的深刻体味,也隐含着对意识形态引导社会发展与建设的隐性赞誉:

崛起,沉沦;沉沦,崛起,这不就是我们的历史吗?

古老,年轻;年轻,古老,这不就是我们的世界吗?^{[4]137}

以上设问语句中所包含的反思意味,不仅是谭谈对过去创作生涯的总结与回顾、对未来的期待,也是他在对历史的感悟中对时代精神作出的独到理解。在这段文字描述中,我们还能看到谭谈如

何将描绘乡村历史的变迁、对都市生活经验的回顾及旅居中的所见所闻,融入他所建构的“历史”与“世界”的叙事框架中。在其作品中,他经常采用的是展开特定的历史时段、截取历史横截面的叙事方式,以此进入某一历史时段的核心时刻,实现对该历史时段的忠实记录。在他的重要作品《奔跑的山寨》中,谭谈就塑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景观——“奔跑的山寨”。这一景观不仅是对当下时代的散点式记录,也与当下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有明显对应关系,同时也依旧保留了谭谈一贯关注时代精神内核的特色。概而言之,这一景观表现出明显的文化隐喻意味。

“景观”这一术语自20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以来,一直不断在文化建构层面获得阐释。它不仅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意义,其属性也由自然属性逐步走向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融合,成为文化建构中的关键要素,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同时,它还是“一种最持久的联系(即物质环境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产物”^{[5]1}。因此,在谭谈等矿山文学作家笔下所塑造的景观,不仅与这代人的审美习俗有关,还承载着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能够将时代的文化内容及文化象征意味传承下去。这些景观既是对生活场景的记录,也描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标志性场景,其最终以作者的个性言说,展示着社会关系的交流与互动,成为了解和感知时代变迁的透视窗口。

显然,景观不仅承载着社会文化的流变,还对人类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景观主动参与到文化象征的再创造中,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时,它在塑造过程中就已经融入了创作者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与评价。这使得“景观”成为一种“时间变化的产物”,其诚如有学者所论述,“景观围绕在我们周围,并通过物质的或精神的方式与我们朝夕相处、相互影响,景观构成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宏大背景”^{[5]1}。基于这样的阐释,“时间”也获得了一种历史的质地——“历史不再发生在时间中,而是因为时间而发生。时间凭借自身的条件而变成了一种动态过程的和历史的力。”^[6]可见时间并非只是作为历史发生的容器存在,同时其还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如此看来,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所凝结出的“景观”,本身

就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表征，承载着叙述历史的重任。景观也就能够借助“历史”，创造出一个新的诠释空间，通过“历史”来反思现实，并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谭谈在文本中所创建的“景观”，是对“时间”这一叙事元素深入探索的结果。无论是在矿山文学推广期塑造的景观，还是在近作《奔跑的山寨》塑造的景观，都反映出谭谈对“历史”的强调，特别是对不同历史时段中“当下性”的重视。通过对“当下性”的强调，谭谈实际上是在强化对历史的叙事。就如前文所述，“时间”在他的文本中起着特殊的标记作用，帮助他抓取到了一些关键的时代要素，并围绕这些时代要素展开叙事。“历史”是不断向前演进的，“历史”所凝结出的“景观”也在不断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谭谈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从书写矿山工人的精神品质，到记录脱贫工作的开展过程，再到《奔跑的山寨》中塑造出充满后现代意味的文化形象，他始终都在努力捕捉并记录历史的关键时刻，并以“景观”的方式将之呈现出来。他在记录当下的同时，也将一个固定时段的历史段落与“过去”和“未来”联结起来。在他的文本中，“景观”不仅提供了对时代变迁的记录，也成为连接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桥梁。

“景观”又是如何以桥梁的方式联通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呢？首先是“现在”与“过去”的连接。谭谈通过将过去事件融入当下叙事，或是对当下历史事件提供前景式说明，或是对比的手法描绘出当下的情形，让“现在”与“过去”产生密切联系。比如在《风雨山中路》中，他便是通过回溯历史事件，为故事的背景提供了丰富的补充说明；在《奔跑的山寨》则是通过比较不同地域过去与现在的面貌，来突出该区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其次，是“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连接。其在文本中经常表现为，当谭谈完成对当下情形的表述时，通常也会表现他对未来的强烈信心和美好展望。在《风雨山中路》的结尾处，他以热烈的情感和激昂的语调，写出了“当下”与“过去”和“未来”的连接：

这是一个时代的尾声，也是一个时代的序幕。
在这轰轰烈烈的喊叫声里，正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时代！^{[1]465}

在《奔跑的山寨》中，这样激昂的语调比比皆是，将文本表述的历史时段与“未来”关联起来的表述也非常普遍。总体来看，谭谈文本中“景观”的呈现，不仅揭示着时代文化的基本特质，而且以梳理历史脉络的方式，将“现在”与“过去”和“未来”关联起来。除却在时间层面的表现，“景观”在谭谈的文本中已成为一种融合审美、习俗与意识形态于一体的复合系统，在构建政治和民族身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奔跑的山寨”这一特殊的文化景观，既借由“山寨”这一形象隐喻中国乡村在其发展历程中稳定传承的精神内核，又通过对“奔跑”这一动作的描绘，打通时间的脉络，并在其中隐含着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流动性意味。

三、“景观”：作为塑造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

谭谈在文本中所塑造的景观与意识形态、民族情感及作家自身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除此之外，这些景观还具有明显的文化属性，其不仅提供了文本的发生背景，还深度参与到文本中政治、文化与个人身份的建构中。

有学者认为，“景观”就像文化一样，意义难以固定且难以用精练的语言进行概述，文化中的某一特定意象可能仅是引导我们理解更广泛意象的线索。“景观”便是这样的意象，它不仅是一种反映外界的辅助性线索，还是“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建构”^[7]。在谭谈的文本中，“景观”最终融合为一种建构地缘意识、表现文化政治意味、促进家园情感和促进身份认同的复合意象。谭谈的文本虽然贴近主流叙事话语，但他并没有像政治颂歌式的文本一样，只是对时代进行机械化的赞美。与之不同的是，他在文本中对文化景观的塑造和从中表露出的家园情感，表现出他对“政治”和“文化”的个性化理解。基于此种“理解”，谭谈在文本中建构精神和文化空间时，始终保持一种“平视”视角。他没有强调自己的“作家”身份，而是将自己视作大众中的一员。特别是在《山道弯弯》中，谭谈选用了以情感伦理介入现实题材的艺术处理方式，这是他基于自我身份选用的进入艺术世界的基本方式，同时也反映出他在创作中对“心灵”或“情感”等伦理内容的重视。

该作品对金竹和二猛之间情感关系的描绘,表面上看只是写了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实际上则是深入挖掘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一些社会问题。在文本的最后,谭谈给了故事一个圆满的结局,并表现出对时代主流精神的高度认同。

除了题材特性,《山道弯弯》中所塑造的“田螺姑娘”般的人物形象也与时代主要的精神特质有着明显呼应关系。这样的人物形象既是一个凝缩的时代形象,更是一种人格美德的现代重塑。除了《山道弯弯》,谭谈在其他文本中也表现出对塑造精神文化的重视。不管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新时代女性形象,还是勇敢坚韧的男性形象,这些人物的相似性在于,他们如同具有优秀共产主义道德的雷锋一般,代表着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美好品德。

有评论者认为,谭谈的文本除却具有自传性特点之外,还表现出“在题材、观念、悲剧精神与象征手法等方面的现代特征”^[8]。这里所声明的“现代特征”,与谭谈在文本中表现出的对于“异常伦理”的偏爱也有关系。对于此种“异常伦理”的书写,其传承传统观念的同时,也在颠覆传统观念,因此,其最终传达的还是一种具有新时代特色的现代观念。

在《风雨山中路》中,谭谈表现了另一种时代品质。小说主人公岳峰作为一个矿山的领导者,其形象近乎完美。他务实、果敢、无私且具有奉献精神;作为矿山领导者,他不仅有着敏锐的决断力和领导力,也重视知识的作用。可以说,他是一个同时具有决策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理想的工人干部形象。类似于《山道弯弯》所塑造的“田螺姑娘”,《风雨山中路》中的岳峰,同样也是特定时代中某个群体理想人格的化身,这个现象基本符合谭谈对那个时代中英雄人物的基本想象。这些理想的人物形象,承载着谭谈对艺术功用的基本理解,其既与时代文化形成呼应,也以其精神品质实现对社会精神的引领作用。在《山道弯弯》的开篇,他首先呈现了在他诸多文本中所选用的文学土壤——城乡交融地带——所具有的复合特质:

山,青翠翠的。山顶山坳,覆盖着绿竹。山名呢,也像这山一样秀丽、漂亮:翠竹峰。山坳间,有两条不同时代开拓出来的路。那攀山而上的,

是古老的石板路;那曲曲弯弯的,是年轻的公路^[9]。

在呈现此类城乡交融地带的基本特质时,谭谈也关注到了其内部的分化,“古老的石板路”和“年轻的公路”同时出现在这里,互相映照,并成为彼此的参照物。同时,作为文本景观,这里的两条路,不仅是一种客观实在,而且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在表现时代进步对此类艺术空间所产生的影响外,也隐含着谭谈对精神建设的美好期待。

一个又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矿工的妻子,在我的面前汇集,他们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是,他们的行动,却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心灵^{[9]206}。

在他的表述中,不管是“攀山而上”的古老的石板路,还是“曲曲弯弯”的年轻的公路,它们在文本中都与“美好心灵”直观地连接在一起。不管是矿山文学的命名,还是文本侧重表现的重心,我们都能看到此类写作的共性。他笔下的景观,并非单纯的风情展现,而是真实矿山工人的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矿山文学通过对这一城乡交融地带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基本风俗、行为观念及其象征体系的书写,显示出一种矿山文学志的意味。

当然,此类“文学志”只能提供对矿山生态某一侧面的记录。矿山文学在丰富的文本中所形成的自我辨认,虽然是通过单个的人物形象或人物处境来表现的,但这些单个的形象最终汇集成为矿山文学的总体特征。当然,这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让个人感受演变为群体性的感受,让个人行为能够承载群体的伦理意义和价值,从而建构出个人与群体间的有效对话。谭谈在自己的文本中,其实也隐秘地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回答。他专注聚焦于个人的丰富感受、观察个人命运时,也要让个体深入参与到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与其他生物间的伦理关系的互动中。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他逐步建构出矿山文学的基本范畴,如日常生活环境、劳动内容、群体关系、组织方式等等,并最终形成了对矿山文学的整体性指认。

以个人形象标注群体特质的写作路径有时候并不是有效的。在时代演进的过程中,群体行为本身也会发生分化,“个人”也会分化进入到不同的人生路径中。当这种分化发生时,谭谈在文本中处理并过滤掉了它对时代典型心理建设可能

产生负面影响的不安、不稳定的要素，集中放大了主人公的个人意志。这也让谭谈的文本总是带有一种理想化的气息。不管是对精神空间还是对文化空间的塑造，谭谈对个人生存状况的关注，确实注重于从聚焦个人内心感受出发，最终表现出对积极的时代气质的显性强调。也正是在这种积极的强调与暗示下，谭谈的创作与主流社会话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长达 60 年的创作历程中，谭谈通过不同时代的典型“景观”，在文学作品中搭建了一条连接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其文本中的“景观”，作为“人的文化选择结果”^[10]，不仅提供了自然变迁的证明，也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段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通过这些“景观”，谭谈展现了中国城乡结合地带人们从贫困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揭示了人们精神面貌的演变和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塑过程。

谭谈的文本，不仅提供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记录，也在塑造典型时代“景观”中表现了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化身份的选择。就其最具分量的矿山文学而言，谭谈不仅展现了矿山工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也表现了他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人与自

然、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可以说，谭谈的文本不仅是矿山文学的代表作品，也是一个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窗口。

参考文献：

- [1] 谭谈. 风雨山中路 [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 [2] 文汇报编辑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 [M]. 北京：外文出版社，1975.
- [3] 史修永. 多维视野中的中国当代煤矿小说 [M].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5.
- [4] 谭谈. 奔跑的山寨 [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
- [5] 伊恩·D·怀特. 16 世纪以来的景观与历史 [M]. 王思思，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 [6] 彼得·奥斯本. 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 [M]. 王志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7.
- [7] 段义孚. 风景断想 [J]. 张箭飞，邓媛媛，译. 长江学术，2012(3)：45.
- [8] 朱平珍，余三定. 谭谈评传 [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107.
- [9] 谭谈. 山道弯弯 [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 [10] 柯弄璋. 当代红色经典中的风景书写与政治认同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8(3)：118.

责任编辑：黄声波